

散文

## 幸福

■祝壹

面对幸福，想写些什么？我不知晓。或许，牵手相拥，笑泪不分的柔情，是恋人的幸福；或许，肆意欢笑，安定和谐的天伦之乐，是家庭的幸福；或许，花团锦簇，青山绿水的美景是游人的幸福。幸福，可能是伊甸园里夺目的青藤，折射万物所有青春的灵气。

幸福是单纯的吗？我不知道。

为什么友人行吟“触目横斜千万朵，赏心只有三两枝”的淡漠，心中洋溢着说不出的满足，而眸子里却有落寞的神色转动？

为什么边关哨所执勤的哨兵，为了国家的安宁，眼中似乎总有不能常“回家转转”的苦涩，脸上却绽放着憨厚的笑？

幸福，什么时候才会与你相约呢？我无法推算。

说不定，班级里一次偶然的邂逅，演绎成一曲婉转美妙的恋曲，从此，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。

说不定，痴情人在佛像度过漫长的等待，换回的宁愿是意中人无情地走过，而自己的心却在那人走后轰然破碎。

幸福的节拍，可能是心灵中喜怒无常的思绪，让人难以琢磨。

幸福，可能是一条懂人心思的鱼，只愿意在知足常乐、善于把握的人身边游弋嬉戏。

幸福，非要感动天地，与众不同吗？我不敢断言。

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把爱情归结为“地老天荒”，但我却沉醉于夕阳下携手共度的老人，用不老的情怀唱出“和你坐着摇椅慢慢摇”的动人的歌。

幸福，或许是艳丽多姿但缺乏质感的挂图；幸福，或许是明了却又内涵丰富的文章；幸福，或许是跳跃于脸上的阳光，或许是无声的祝福，或许是……

幸福，终究是什么？幸福，或许犹如迎风飘飞的树叶，片片相似却又片片不同……

## 冬树

■尚纯江

你  
傲然屹立在  
寒冽的朔风里  
裸露出  
斑驳黝黑的胸膛  
显示自己的坚强不屈  
你  
将自己柔弱的枝条  
锻造成新风沥雨的长剑  
在冬天的寒风里  
在风霜雪雨里  
你傲然长啸  
即使大雪  
压折了枝干  
狂风  
吹断了枝棘  
你  
也会吹响  
抗争的响铙  
是啊  
为了明年的春天  
你宁愿脱去  
绿色的盛装  
也要以顽强者的姿态  
迎战  
风霜雪雨……

小说

# 买画

■马学令

一天，在古城文物市场，老李发现近代画家陈师曾的一幅《水墨桂花藏石图》。老李欣赏良久，爱不释手，一问价钱，吓了一跳——6万元！画主见老李踌躇，愿意让价，但至少5万。老李匆忙回家，给老伴一说，老伴当即摇头瞪眼：拿5万元买一张破画，不行！家中仅存的5万元可是老两口半辈子的心血。这一弄，倒激起了老李的神经劲：非买不中！老伴急了，下最后通牒——若买了假货，就和老李离婚。为了稳妥，老李决定先拿那幅画拜访丘国真。

丘国真在古城收藏界称得上数一数二的人物。下午，老李去了丘国真家。宽大的屋内，丘国真戴茶色镜，着短袖唐装，轻摇纸扇，正立在窗前。老李一见顿生崇敬之情，他干咳了一声，低声说：“丘老师，想麻烦您看看这幅画，您是大专家，能不能对我指点指点。”丘国真“叭”地纸扇一合，笑容可掬地转过身来。老李捧着那幅《水墨桂花

藏石图》置于桌上，丘国真凝眉细看。老李急切地问：“丘老师，这画可是真的？”丘国真瞥了他一眼说：“当然是真的。”老李又问：“那……那，这幅画能值多少钱？”丘国真伸出五个手指晃在老李眼前，然后“叭”地甩开纸扇，踱到了一边。老李知道高人大都言语金贵，只好说着：“谢谢……”退了出去。

得到高人指点，老李很快取出5万元钱，买下那幅《水墨桂花藏石图》。

星期日晚，省电视台《藏宝》节目现场，女主持人宣布第三位持宝人上台。只见老李携老伴闪亮登场。老李满面春风，对着台下挥挥手，说了声：“亲爱的观众，大家晚上好！”然后走到专家团跟前，主动和他们点头握手。老李从肩上摘下画筒，掏出画卷展放在专家面前，等专家的褒点。几位专家的头像聚在一起，细看那幅《水墨桂花藏石图》，一位专家忽然问：“李先生，这幅画您花多少钱买的呢？”老李答：

“5万元！”几位专家互相看了看，一位专家说：“李先生，这幅画不能登珍宝台，因为他不是真品，市场价不会超过50元……”老李顿如五雷轰顶，觉得眼前一黑，老伴上前扶住了他。老李颤声说道：“您……您几位再看看，它是经我们古城的专家鉴定过的，是真品呀！”主持人说：“李先生，我们的专家都是国家级的鉴定专家，他们不会看错的。”谁料，老李一下抓住老伴的手，一下子跪下，哭喊出的一句话，几乎把所有人吓了一跳：“老伴，咱们回去离婚吧！当初咋就不听你的话呢？”老伴真想搦老李几记耳光，但面对此情此景，她只得暂且忍下，拉起老李就走……

回到古城，老李一改萎靡的神情，眼里透出一股凶气。老李要去找丘国真。

到了丘国真家，老李用脚踹门。丘国真正在把玩一件瓷器，听见门巨响，老李已闯进来，丘国真吓了一跳。老李像半截木桩立在那



## 水乡

阮东 摄

## 瑞雪初霁

(外二首)

■薛顺名

难得云开初霁日  
采风踏雪正当时  
剪束彩霞做飘带  
半幅山水半片诗

绍兴城谒鲁迅先生

乘坐乌篷寻故园  
风骨未解雾缠绵  
咸亨酒店品三味  
满树朝花香自远

双龙洞拜叶老

学步先生溶洞行  
欲观双龙驾云中  
细听飞瀑陈往事  
物是人非倍念卿

胡二的老婆死好多年了。胡二也正打算续弦，几乎没怎么费劲，香兰就在滴滴答答的啧啧声中嫁了过来。

按照何老七原先所想，胡二年龄大了，再续一房，身体未必能承受得了。有前科的香兰，青春年少的香兰，焉能把持得住？这样的话，胡二戴绿帽子是迟早的事。然而一切不像何老七想象的那样，香兰都嫁过来几年了，胡二依然风平浪静。俩人非但没有矛盾，相反还大有相见恨晚之意。胡二和香兰的婚姻充满着和谐。

这让何老七很失望。

在何老七的失望中，逍遥镇解放了。

紧接着就是轰轰烈烈的斗地主、分田地运动。胡二是地主，自然也在劫难逃。工作组正为找不到胡二的罪证而犯愁，何老七跳了出来。工作组问他，胡二到底作了什么恶？何老七想了半天，也没想起来。工作组正失望，何老七突然跳起来说，他霸占我表妹！何老七声泪俱下，说，我表妹还是黄花闺女呢！

有了证据，批斗开始。胡二戴着何老七亲手给他制作的高帽子，五花大绑地站在高台上。铺天盖地的呼喊声中，数何老七叫得最响亮……

# 胡二

■邵远庆

胡二是地主。并非所有的地主都是坏人，胡二便是例子。

出逍遥镇往东，走老远，一问，是胡二家的地；再走，再问，还是胡二家的地。胡二家到底有多少地，连胡二自个儿都弄不清楚。正因为地多，胡二家光长工就雇了好几个。何老七就是其一。

何老七弟兄七个，他排行第几，不说大家也很明白。人口一密集，家就不好维持。他爹采取的办法是，每成家一个，就分出去一个。几亩薄地，都让他几个哥先后占去，摊到何老七这儿，家里除了三间破草屋外，啥都没有，屋里空荡荡的，能打车轱辘（一项运动，需要很大场地）。常言说，老小是个宝。到何老七这便成了空谈，原本能占些便宜的，无奈几个哥如狼似虎，何老七也奈何不得，只能自认倒霉。没办法呀，谁让自己生得晚呢？命中注定的事，坐火车都不好赶上。

带着一肚子怨气，何老七到胡二家做了长工。这时候是五月，

正赶上麦忙时节。收麦之前，胡二专门把家里的长工召集在一起，也算是开个小学。会议的内容，除了要大家抓紧时间抢收抢种，胡二还特意嘱咐大家，不要把地里的麦子收得那么干净。用胡二的话说，有个差不多就行。

大家都点头称是。何老七刚来，对胡二的话不怎么理解；不理解也不敢问，生怕问不好冒犯了主家，将来对自己不利。相反，何老七倒认为胡二是在故意试探大家，以此来考验他们对胡家的忠诚。认准这个理，在收麦的时候，何老七比别人多了一道程序：别人把麦子装上车就不管了，他却回过头再用竹耙耨上一耨。

一块地还没完，胡二来地里巡视了。走到何老七收过的空地时，胡二的眉头越锁越紧。这是谁干过的活？有人说是何老七。说这话时何老七就来了，还没走近胡二，随即招来一顿臭骂。何老七不解，斗胆问胡二原因。胡二指着身后一群在空地里捡麦穗

的人，朝何老七吼，你都收干净了，让这些没地的乡亲们吃什么？何老七回过头去，迎面而来的都是些鄙视甚至仇恨的目光。何老七心里毛毛的，真是好心没好报啊！他恨自己，更恨胡二。

恨归恨，毕竟胡二是自己的东家，财大气粗，实力雄厚不说，自己还端着胡二家的饭碗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何老七还得把怨气咽进肚里，还得拼命巴结胡二。

何老七的一个远房亲戚家，有个闺女叫香兰，作风不怎么正派，一次花轿没上过，肚子却鼓过好几次。坏名声一出去，香兰就成了一泡臭屎，给谁谁不要。眼看着大闺女嫁不出去，也是蛮愁人的，这就好比一块带斑的红薯，会越来越烂。近的不行，干脆就来远的，亲戚找到了何老七。

何老七对香兰的事也知道个八八九九，一开始还犯愁，猛然想到胡二时，禁不住掩口而笑。胡二啊胡二，你让我丢人，我让你戴绿帽子。咱算扯平！